人民日报海外版
2018年1月29日 星期一
责编：刘发为 邮箱：rmrblytd@163.com

大风起兮云飞扬

——记郝敬春与沛筑

范 佩

“大风起兮云飞扬。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

公元前196年，汉高祖刘邦平定英布叛乱，得胜还军途中返乡，置酒沛宫，邀宴父老。正逢酒酣之际，刘邦击筑而歌，慷慨起舞，吟咏出这曲流传千古的《大风歌》。当时的沛县父老筑台纪念，名曰“歌风台”，歌风台后屡毁屡建。

公元1996年，刘邦故里沛县正在举办首届刘邦文化节。新落成的歌风台高然耸立，俯瞰县城，已经成为沛县文化的新地标，台上的沛县后人正模仿着当年刘邦颂唱《大风歌》的情景。只可惜，只有颂唱，而无筑声。

筑的前世今生

对大多数现代人而言，筑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乐器。筑流行于战国时期，与燕赵悲歌齐鲁乡音绵延相伴。荆轲刺秦前，在易水河畔高歌，不就是高渐离在击筑伴奏吗？《少年行》中，李白也曾慷慨高歌，“击筑饮美酒，剑歌易水湄”。从秦到宋，筑一直是音乐演奏中较为常见的乐器。汉高祖刘邦演奏《大风歌》后，更是将其编入宫廷乐队，从此，筑便一直被称为“沛筑”。
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提到，“筑，以竹曲，五弦之乐也”。它形似筝，状似琴，大头安弦，弦下设柱。演奏时，左手按弦一端，右手持竹尺击弦发音。由于采用竹尺击弦，与拨弦不同，筑的音色显得脆、清亮，余音悠长，虽像古筝，却又多一些金石之声，极具中国民族音乐韵味。筑的音色表现力极强，既可与高山流水之清音相和，又能以其悲亢、激越之声激发出大义凛然的纵横豪气。但可惜的是，自宋代之后，筑便消失在历史烟云中，只见记载，不见实物了。

2011年1月29日，沛县后人郝敬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，凭借着复原的十三弦沛筑获得国家专利，将消失千年的古朴筑音重新带回了世界。

让国宝活起来

1996年，当沛县后人在歌风台上颂唱《大风歌》时，郝敬春就坐在台下。听着这没有筑音伴奏的《大风歌》，他感慨万千，萌发出复原“筑”的念头。同为沛县人，深受汉文化浸染的郝敬春，不仅有着多年的音乐基础，熟识乐器，更有着家传木工手艺，仿佛天命就是复原“沛筑”。

从萌发念头起，郝敬春就开始到处搜罗资料。无奈，关于“沛筑”的文字史料极少。“一代帝王之乡”的沛县没有，他就跑遍徐州、北京的图书馆、新华书店，四处查找资料，但依然所获甚少。

其实，1993年在湖南省长沙渔阳墓中曾出土三件木质五弦筑，其中一件虽断为三截，但品相相对较好。中国乐器研究所的项阳教授当时亲临现场，拍下照片，并写了相关论文，学术界就此称其为“天下第一筑”。2006年郝敬春看到了项阳教授的论文，文中不仅画出了图形，更是详细描述了筑的样式与尺寸，再加上之前搜集到的汉画像石拓片等资料，他就开始研究图纸，尝试用木头打板、试制。2009年，他终于试制成功四台筑，分别是：战国五弦筑、汉代五弦筑、汉代十三弦筑和宋代十三弦筑。

在试制期间，郝敬春精益求精，“失败一件就砸一件”。制作一台筑，需要投入极大的耐心与精力。首先，在选用木材上，要用香椿、梧桐、梓木、色木四种。木材的处理要经过半年水中浸泡、三个月自然干燥、剖板后二次干燥、使用前火炕除水四次加工，才能正式开始制作。接下来，从打样开始到成型，合音箱、刻琴头、拼装、磨坯、刮腻子、刷底漆、打磨、上漆、推光、洗油、上蜡、上弦、调音，经过70多道工序，一台筑才能击打出美妙的音乐。

郝敬春感叹道：“筑是一件多么好的乐器呀。为了让这件国宝活起来，我们就要逐步地发展与创新，使之更符合现代生活的需要，更好地传承下去。”

为了解决沛筑音量过小的问题，郝敬春用桐木面板替代香椿木面板，底板改用梓木，采用小提琴的双面弧度，另外在琴腔内增加两个音柱，这样一来，不仅音量增大，共鸣增大，筑的音色也随之美化。为了扩大筑的音域，适应古典与现代的演奏，郝敬春还将13根弦扩展到26根弦、42根弦，最近他还在研制56根弦的中华筑，有望在2018年5月刘邦文化节上与观众见面。

古乐器的传承与发展

2010年，沛筑甫一问世，就成为大型文化交流活动“刘邦文化万里行”的珍贵礼品。2010年5月，中央电视台为其拍摄了历史文化专题片《弦音千古流》，掀起了一波热潮。从2010年参加沛县春晚开始，郝敬春带着沛筑先后在多个大型文艺活动中参演，受到听众的普遍认可。2014年中国（国际）民族器乐艺术节上，沛筑获得三个创新奖。同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将沛筑的图片及文字制成贺年卡，赠送给各国驻华使馆及外宾。

沛筑名气日益增大，演出邀约也越来越多。沛筑的演奏使人们耳目一新，重新认识了这一古老的乐器。除演出外，郝敬春将更多工夫放在了沛筑的教育推广上。毕竟复原一台筑并不是目的，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才是主旨。

在沛县的文化馆里，郝敬春免费办起了一个培训班。从2012年起，每周六下午2点到4点，郝敬春风雨无阻地前去教学。郝敬春欣慰地说，学生们都很喜欢沛筑，依靠口碑，培训班的生源不断。毕了业的学生就像是一朵朵蒲公英，虽然飘向了祖国各地的大中小学，却也将沛筑的种子洒向四方。未来，郝敬春还希望沛筑能作为特色教育走进校园，让学生们从小就认识它。

此外，郝敬春还将沛筑免费捐赠给中国音乐学院、中央音乐学院与江苏师范大学，使更多大学生有机会见到沛筑、了解沛筑。2017年8月，郝敬春还收了一位徒弟——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硕士毕业生、目前在南京晓庄学院任教的龚雪。师徒二人合作，准备将沛筑的制作与演奏理论体系化、系统化，将沛筑的传统文化与现代院校音乐理论相结合，这将更有利于沛筑的传承与推广。

让世界听到中国的筑声

沛筑在国内的知名度渐高，也吸引了一些国外远道而来的沛筑“学子”。

郝敬春的学生吕皎月是美国纽约一所学校的音乐教师。2016年7月，吕皎月回徐州老家探亲，专程跑到郝敬春家学习沛筑。2016年10月29日，吕皎月在纽约林肯中心举办个人独奏音乐会。她用“沛筑”演奏的《关山月》气势恢弘，《女儿情》昂扬悠转，折服了现场所有的观众，也让更多人知道了中国的古乐器——“沛筑”。这是沛筑第一次出现在国外的演奏会上。

这样的学生还不在少数。郝敬春介绍，还有一位在澳大利亚教国学的北京人，专程在假期时到访郝家学习沛筑，目的是为了回到澳大利亚教学生弹一弹，传播中国文化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筑声。

上图：沛筑演奏现场

中图：郝敬春在调试沛筑

下图：郝敬春在手工制作沛筑

世界奇峡 己衣大裂谷

杨继渊

“山头飘白雪，山腰开桃花，山脚稻花香”，这是己衣大裂谷立体气候的形象展示。

欢腾的金沙江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一路走来，由西到东至横断山之后，折转向南，至丽江石鼓镇，掉头向东，流经四川会理与云南武定交界处，形成了一段绝世罕见的己衣大裂谷。

这道绵延22公里的大裂谷景观，宽处约200米，最窄处仅6米。两侧有四川省大凉山和乌蒙山两大山脉。沿江多为悬崖绝壁、悬河飞瀑。不管是塌陷还是撕裂，总有一番天崩地裂的惊人之举。可以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神奇的力量把大山撕开，造就成如此壮美的景观。最奇的是谷中时有雾气升腾，据说是因雨水下过，天气转热时雾气自然蒸腾所致。少的时候，如轻烟缭缭，瞬间即逝；多时，如雾岚缠绕，久久不散。

这里民族风情淳厚浓郁，多姿多彩，耐人寻味。到这旅行，可步行闲逛，可观光探险，可过江漂流，可赏崖观瀑，可品尝热带水果。

己衣大裂谷 来自网络

己衣大裂谷最好的观景之处是天生桥。一块倒在两崖间的巨石使天堑变通途，上面修有石桥和两边石梯连接，桥边有石椅石凳，供路人休息。这就是著名的鹰掉魂、猴流泪的己衣天生桥古驿道。也许是石桥非人力所及，人们把这里附会成牛郎、织女相会的鹊桥。农历七月七日七夕节，各族人民都会在这里汇聚，跳舞对歌，十分热闹。想象两崖壁间石梯直到桥上，尽是身着各色服装披金戴银的各民族青年，犹如天上的彩虹落照裂谷，那是一种何等壮观的景象。

天生桥两边的崖壁都是火成岩，刀削斧劈般地整齐划一，如两扇打开的朱红大门。登上崖顶，蓦然发现拥有大裂谷奇景的大地如此壮美：远处磅礴的乌蒙山逶迤而来，与连绵起伏的四川大凉山在此交汇，宛如玉带似的金沙江，缠绕两山，汹涌澎湃，波涛滚滚，奔腾向海。阳光云影把山装扮得那么富有生命，如彩绸飞舞，难窥真容。近处可见己衣人耕种的层层叠叠入云梯田，由坡底一直延伸到山顶。当秋熟季节，处处一片金黄。山顶上竟然有村子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像一面明镜子闪闪发光。

世界奇峡，令人敬畏。勤劳、勇敢的武定罗婺彝人把千年生命里的荣耀镌刻在岁月的文明史册上，把家园建在山歌的翅膀上，每一首山歌都是心灵的故乡。万物都会说话，生命无处不在。曾雄冠大理国东方“三十七蛮部”之首的彝族罗婺部繁衍、生息、活跃于此。在蓝天白云下，山歌随处生长，鸟啼虫唱，温暖无限，风光无限，如歌如画，神秘旷远，步步生情，处处是景。

云蒸霞蔚

“天柱一峰擎日月，洞门千仞锁云雷。”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《题天柱峰》的诗句。安徽天柱山有天柱峰等海拔千米以上的名峰数十座，“撑空云霞断，半岭阴晴隔”，形成峰林与峰丛相间的奇观。

天柱峰随着季节天气的变化而千变万化。每逢雪后初霁，夕阳西下，云海翻腾，天柱峰沐浴着金灿灿的阳光，云蒸霞蔚，晶莹闪耀。可谓：日落西山红霞飞，冬来山上白花开。银装素裹渡仙桥，景不醉人人自醉。

黄俊英摄

踏访宋城古浮桥

曹孝平

总有一个地方，让人心生向往；总有一处风景，令人风雨兼程。赶赴江西赣州——江南宋城，就像赶赴了一趟前世未完的约定。

走进千年宋城，雄伟沉重的涌金门、古朴逶迤的古城墙、壮观秀丽的八境台、风韵诱人的灶儿巷……让人犹如置身于一幅美丽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。

无论旅行至何地，令我驻足探寻的是那历经岁月沧桑的古道、古桥。古桥不仅仅是一道风景，更是一本活着的历史教科书，值得去细细品读。

走出宋城墙建春门，只见一座木舟缀连、浮江日夜、古朴便民的浮桥，横卧在碧波粼粼的宽阔贡江上，充溢着诱人的灵韵。

此桥始建于宋乾道年间，桥长429.5米，共用113只木舟。据史书记载，南宋朝廷派洪迈到赣州担任知军，他在赣州做官后，“重视教育，建学馆，造浮桥，便利人民”，受到老百姓的好评。古时，赣江水运繁忙，从贡江下到赣江的帆船络绎不绝，浮桥每日定时断开，以便来往商船通行。另有木舟预备，随水位升降调整，特大洪水时则拆船，使其靠岸停泊，使水流畅通。

追溯当年，用来沟通城乡民众的这座建春门浮桥，学名叫惠民桥，又称东津桥、东河浮桥。历经850多年涛声风雨和多次修葺，一直沿用至今，并成为了“国宝”级文物，是赣州宋城的重要标志之一和赣州宋文化的象征。赣州每年都有大量海内外游客来此观光，饱览这一特有的人文景观。1965年，郭沫若到赣州时曾经作诗写道：“三江日夜流，八境岁华道，广厦云间列，长桥水上浮。”

浮桥古时称为舟梁。它用船舟来代替桥墩，故有“浮航”“浮桁”“浮桥”之称，属于临时性桥梁。由于浮桥架设简便，成桥迅速，在军事上常被应用，因此又称“战桥”。明刑部右侍郎刘节《两关船桥记》载：赣江贡、章两河，河皆深广，济者艰焉；东河为舟则十其十，西河为舟则六其十；创作则八十有四，取其盈也；葺理则七十有六，仍其旧也。

古浮桥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物遗存，它书写着先辈的智慧，造福着人间百姓，见证着沧桑往事。中国临江城市曾有很多的浮桥，随着陆上公路交通的高速发展，水路交通浮桥都相继拆除。所幸的是由洪迈所建的古浮桥至今保存完好，现在成为了展示赣州历史长河中一道风景线；他所著的《容斋随笔》在历史文化长卷中也流芳千古。

夕阳斜照，渔舟唱晚。踏上神往已久的古浮桥，眺望收网捞鱼的渔民，目睹停靠桥头边售卖鲜鱼和鱼干的小船，眼瞅着成双入对坐在船头谈情说爱的情侣；平视着悠然漫步的游人和匆匆行走的当地百姓……近千年的古老交通设施与现代安居乐业的景象交触着，我情不自禁地举起相机，定格这一幅幅美轮美奂的图画。停下脚步，看江水奔流，听清风古韵，感浮桥悠悠。我知道，不管是什么人，对于这座穿越八百多年历史烟云，抖落一身沧桑的浮桥来说，全都是匆匆过客，惟有浮桥不老，依然厮守着一江流水，将缕缕温情萦绕释放在古城赣州。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1.5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.8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